

春之韵,意之浓

温中实验学校八(3)班 林熠涵

花,无疑是春天最生动的象征。我后山的油菜花,星星点点地绽放着,恰似夜空中闪烁的繁星,熠熠生辉。

春风轻拂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新与新叶的芬芳。刹那间,一片黄绿映入眼帘。油菜花的馥郁香气,悠悠地钻进我的鼻腔。不远处,一条溪流潺潺流淌,那清脆的水声,宛如玉佩相互撞击,悦耳动听,撩拨着人们的心弦。凑近细看,油菜花尚未完全盛放,花蕊紧紧簇拥在一起,颜色从淡雅的嫩绿渐变为柔和的淡黄。春风温柔地掠过我的脸颊,轻轻撩起我耳边的碎发,这一刻,春天的一切都变得如此真切可感。

再往里走,初春的树木生长速度不及花儿那般迅猛,但我坚信,枯木终会迎来属于它的春天。在小木屋的拐角处,一株腊梅闯入视野,强烈地冲击着我的视觉。腊梅美得素雅,像是冬日留下的一抹痕迹,又宛如冬天遗落的孩子。它的香气与油菜花的芬芳相互交织,形成一种难以言喻的独特春香。靠近些瞧,几朵梅花开得正艳,花蕊不像油菜花的花蕊那般紧密簇拥,而是如根根分明的银丝,闪烁着微光。低头一看,零落的梅花给大地带来了一场浪漫的花雨……

往回走,叶子上还挂着清晨未干的露珠,晶莹剔透,将叶子上平日里不易察觉的纹理都清晰地放大呈现。

突然,雨滴纷纷洒落,打在我的皮肤上,一股清凉之感瞬间传遍全身。我急忙抬起手臂遮挡在头顶,冲下小坡。油菜花与腊梅的香气一路相随,似乎沾染到了我的身上,让我浑身都散发着春天的味道。

跑到屋檐下,我回头望向那座山,眼前的花海久绕不离。一片淡黄与大片翠绿相互交织,黄的越发明艳,绿的愈发葱郁。在雨点的敲打下,它们摇曳生姿,翩翩起舞,宛如一群活泼灵动的精灵,在我眼前若隐若现。

春风带来的春意,春天孕育的春花,无论是视觉上的强烈冲击,还是气味上的美妙交融,都让我对春天多了一份深深的期待。春天,仿佛拥有神奇的魔力,让世间万物都充满蓬勃的活力与无限的生机。在春天的轻抚下,一切生物都努力生长,绽放出最艳丽、最耀眼的光彩。如果说万物复苏是春天的显著特征,那么春花便是春天最灵动的象征。我期待着春天,更期待着那漫山遍野一丛一片的春花烂漫。

【简评】这篇写景散文笔触细腻、情感真挚。作者巧用比喻、拟人等修辞,将春风、油菜花、溪流、腊梅等春日景象描绘得生动形象,如“油菜花,星星点点地绽放着,恰似夜空中闪烁的繁星”,画面感十足。行文移步换景,条理清晰,从后山油菜花田,到深处腊梅,再至返程途中,展现春日丰富的层次。结尾直抒胸臆,表达对春天的期待,富有感染力。

我心中的那座城

温中实验学校九(13)班 张丁予

老城区的墙砖斑驳处,总有几簇青苔嵌于石缝中,那株年年准时擎起金云的桂树,总在寒露时节准时绽放。每至中秋,细碎的金箔簌簌落进青石板缝隙,裹着晨露的碎花在砖缝间洇出暗金色的水痕,整座城便湿润在桂花的蜜香里。砖墙上经年累月的水渍与此刻的落花重叠,仿佛时光在石板上刻下的双重年轮,这便是我心中那座城的底色。

微风轻拂时,桂花如同被惊动的蝶群,在秋阳里盘旋出金色的光晕。九岁那年的一个午后,我贴着脚尖看外婆将竹篓系在腰间,枯竹般的手指捏着桂树枝轻轻一抖,霎时花雨纷纷扬扬。我慌忙张开双臂去接,却见外婆笑着举起篾编的簸箕——原来该让碎金落进更大的容器。学着外婆的模样攀住树干摇晃时,风影斑驳间忽然漏下一道光,正照在外婆鬓角银丝凝成的桂花簪上。

竹篓里渐次铺满的碎金,在归途中随着我蹦跳的脚步沙沙作响。石板路上积着前夜秋雨,将零落的花瓣浸得绵软,每一步都像踩在云絮织就的金毯上。巷口阿婆端着木盆泼水,见我们便笑道:“今年桂花开得这样旺,又要做五十斤桂花蜜吧?”外婆的应答声混着竹篓碰撞的脆响,在巷弄里荡出细碎的回音。

老宅天井里,篾匾早已候在青石台上。我学着外婆用掌心将花粒推成薄毯,指尖触到花瓣的瞬间,冰凉与温润竟同时在皮肤上绽开。沸腾的铁锅里,琥珀色的糖浆翻滚着细密的气泡,将晒得酥脆的桂

蹄步踏歌,两手空空

——读《骆驼祥子》有感
市三中七(3)班 徐林韵

窗外,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风轻轻翻动书页,恍惚间,在那黑白的文字里,他的身影浮现出来——祥子拉着一辆八成新的车,而身后,汹涌的洪水如猛兽般奔腾而来,瞬间将车和他一同吞没。

“雨下给富人,也下给穷人;雨下给义人,也下给不义的人。其实,雨并不公道,因为它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。”老舍先生的这句话,是祥子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,我合上书页,抬眼望去,窗外已是黎明。祥子在旧时代的黑暗中艰难前行,最终落得两手空空的悲惨结局,而我们身处新的时代,哪怕人生会遭遇倾盆大雨,也终将迎来云销雨霁。我会永远保持对世界的热爱与希望,去宣告奔跑的意义。我们是新时代的赞歌,哪怕千里奔波,也要坚守初心,一尘不染。

在人生的道路上,即便命运浮沉,前路漫漫,也要如我们所期许一般,在沉淀中蹒跚,在前行中踏歌,不再两手空空,向着光明,稳步迈进。但他没有放弃,从泥沼中挣扎着爬起,继续拉车。然而,命运再次捉弄了他,小雨绵绵,他又一次滑倒。这一回,孙侦探敲诈了他所有的积蓄,让他再度两手空空。他依旧顽强地站了起来,只是不知不觉间,他的头低垂了,脊背渐渐弯曲,整个世界仿佛随之黯淡无光。他小心翼翼地前行,心想这次总该安稳些了吧?可虎妞却在此时闯入,将他推向了更深的深渊。他拼命呐喊、抗拒,却无力改变。虎妞难产离世,转瞬间,小福子也没了,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他。恍惚中,他的世界只剩一片死寂的灰白色,梦中的新车再无踪迹,只剩下满地烟头,诉

花倒入时,腾起的白雾里忽然多了几粒逃逸的金星——原来是糖丝在暮色里牵出的流光。

当最后一罐桂花蜜封入陶瓮时,檐角的铜铃正被晚风撞出清音。外婆总会掰半块发糕,让我蘸着瓮沿残留的蜜糖尝鲜。糖霜在舌尖化开的刹那,瓦楞草在风里摇曳的簌簌声,及巷尾传来的孩童的嬉笑声忽然都沾上了甜味。

去年深秋再归故里,歪脖子桂树仍擎着满冠碎金。青石板路上多了几处裂痕,却盛着与往年同样分量的落花。我抱着竹篓独坐树下,忽觉肩头一暖——邻家阿婆将羊毛披肩轻轻搭在我身上,絮絮说着当年外婆教她熬糖的火候。暮色里蒸腾的桂花香中,那些被岁月风干的往事,竟在瓮中重新吸收了糖分,化作喉间滚烫的暖流。

老城剥蚀的砖缝里依然嵌着青苔,墙根处却多出几从外婆手植的忍冬。当桂香漫过邻家新漆的朱门,当阿婆们仍用竹篮互赠糖渍的秋意,我知道砖瓦会老去,青石会斑驳,但这座城永远会在某个街角,为我存着一瓮不会凝结的月光。

【简评】文章氤氲着温暖的味道,该生把自己的情感巧妙地融合在桂花、竹篓、篾匾等事物中,寄情于景。这些物的选择别具匠心,富有鲜明的时光印记,让情感的抒发水到渠成。除此之外,本文没有华丽的辞藻,语言朴实,善于借助细节表达情感,用画面呈现情感,读完让人印象深刻。

人生似星辰,
去日如朝霞

市四中八(9)班 金可馨

那一碗中药

市四中九(14)班 梁译

药膳相杂,浓酽呛鼻,甘苦酸涩,一泻而出。

我讨厌中药。

那一碗棕色浓稠液体,从砂锅中倒出就涌出掩鼻难抵的药味,令人头昏脑涨,肠胃奔涌,忽而头重脚轻,鼻咽刺痛。

水已冷却,在棕色液体表面结成的白色油状物,似在海上浮动的石油膜,反射着光怪陆离景象。这棕白的漂浮物在轻微晃动中,压抑着下面棕黄的液体,液体似欲喷薄而出,浮沫支离破碎。

我逃到自己的房间,想要逃避那一种压迫着胸腔的药味,把所有感官沉浸纸张、墨水温和的气味中。

“可以吃药了,吃完有蓝莓味牛乳糖。”妈妈在厨房里呼唤。

慢慢踱步,推开房门,气味骤然逼仄起来,眉头锁了一下,心肺如落水时艰难地运动着。屏息中,我端起药碗,想着那块近在咫尺的牛乳糖,无视那一碗棕色的药,无视那被冲散的浮沫,让心中只有远山粉黛般甘甜的牛乳糖。

饮尽一碗药,只记一种甜。

那一碗药,是妈妈找到老中医,把脉,望闻,问切,开方,抓药,亲手所煎,等待冷却,呼唤我来喝。待我饮尽后,她撕开牛乳糖的包装,笑吟吟地看着我。

我不解于身为医护人员的妈妈,每天接触的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医学体系,却在此时,坚持让我吃中药。

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,我才知道这是她在纷繁复杂的药方中选出的最优解。

我曾排斥中药,因为它在科学上的不严谨。可涉猎哲学后,才发现中西医属于不同的思维体系:一个重个体,从分子原子看待人体;一个重全身,从阴阳相生调节气血。

可母子是不可割裂的,它要调节,在一时的波动后,要一颗糖来放松。

喝下这碗中药,或许调和的不只是我的气血,还有家庭中的精神纽带。

中药味中,我忽觉醍醐在灵台方寸间荡漾。

【简评】这篇文章以细腻诗性的笔触、灵动精巧的构思,将备者失利的苦闷忧郁与西北大漠的壮丽景观相融合,展现生活中挫折与小确幸的哲思,构建了自然景象与生命哲思的共鸣共振。全文语言出彩,星光与篝火的复调描写、互文映照更是颇具匠心,令人心悦。只是,从备考失败到出游顿悟升华的转笔稍显仓促,略显突兀。若能深度联结,文章会浑然一体。

铜绿流年,炭火温情

市三中九(4)班 陈鹏丞

铜绿是时光的刺绣,掌心永远捂着温情。

——题记

梅雨季的清晨,老宅门廊下的铜铃响得格外清越。我循声望去,正撞见外婆捧着铜熨斗往煤炉边去,青布围裙被晨风掀开一角,露出别在腰间的栀子花。

“慢着——慢着!”我赤脚追过湿漉漉的天井,“这老古董底子都锈穿了,我给您买个新式电熨斗吧!”外婆却像护着雏鸟似的把熨斗往怀里揽:“你摸摸这铜肚子,养了四十年的包浆,电熨斗哪有这般知冷知热的脾性?”

说话间,铜熨斗已在炉火上坐稳。外婆用火钳拨弄炭块的动作,让我想起幼年看她烹茶的光景。那些年,我总爱趴在八仙桌沿,看熨斗底部的并蒂莲花在蒸汽里若隐若现。外婆说这莲花原先是鎏金的,四十载春秋把金粉都揉进了掌纹里。

“别愣着,递我生姜。”外婆突然出声。我茫然四顾,却见她将姜片贴在熨斗生锈的边沿,铜绿竟随着“滋滋”声褪去几分。“老法子啦,姜汁润铜比什么砂纸都熨帖。”她眼角的笑纹里晃动着炉火,恍惚还是那个在灶台前教我熬麦芽糖的妇人。我们并头修理熨斗时,檐下雨珠串成水晶帘。外婆讲起这铜熨斗的来历:那年外公走了数家店,从布包里掏出一张张皱巴巴的纸币买下了它,新婚夜搁在妆奁最上层,红绸子系

得比新娘子的发髻还讲究。说着说着,她忽然把熨斗翻过来给我瞧——莲花蕊里竟藏着个“囍”字,经年炭火把它熏成了暖棕色。

暮色初临时分,铜熨斗重新吐出白雾。外婆执意要给我熨开学穿的衬衫,蒸汽漫过她腕间的翡翠镯子,漫过鬓角新生的白发。当莲花纹路吻上领口时,我忽然懂得她为何总说“器物养人”。这铜熨斗里沸腾的何止是清水,分明是几十载晨昏里,那些被炭火慢慢慢着的说不出口的牵念。

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。外婆把熨斗收回檐木匣时,顺手往我嘴里塞了颗盐渍梅子。酸甜的滋味漫上,混着铜锈香、炭火气,还有她袖口上永远散不尽的阳光味道。

【简评】会不会写文章,先看开头。此文题记短短十六个字在倏忽之间抓住读者眼球,“时光”“温情”冲击大脑,不用想,就知道这是一个情感老故事,且必定与“铜绿”有关。果然,一把铜熨斗串起了一个有关亲情、爱情的故事,这样的故事再加上梅雨、铜铃、栀子花、莲花纹路、盐渍梅子、阳光味道等意象,仿佛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汇聚在了一起。作者还嫌不够,又加入了姜汁润铜的习俗、新婚夜的情节等,让读者一下子陷入其中。可以说,这是真会写散文的人,一物串起珍珠粒粒。

石屋絮语

石塘镇中学八(3)班 林嘉琪

痕迹,轻轻抚摸那凹进去如裂谷般的皱纹,仿佛想抚平那未愈合的伤疤。奶奶则轻轻抚摸我稚嫩的小手,指尖触碰着我炽热的手心,递上编织好的玩具。我满脸幸福地摆弄着玩具,虽然它粗糙简陋,但我玩得不亦乐乎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幸福和满足。

时光荏苒,再逢仲夏,石屋还是曾经的模样,只是岁月在它的石墙上留下了更深的痕迹,但那些温暖的记忆从未褪色。我坐在木椅上,稻草玩具安静地摆放在一旁,仿佛还能看到奶奶的身影在石屋的各个角落里晃动。

夜幕降临,夜空依旧,如同童年时的景象。恍然间,我明白了,奶奶从未违背仲夏的诺言,她一直在石屋中,用另一种方式陪伴着我,守护着我。岁月的痕迹留在了石屋的每一寸石壁上,也留在了我的心中。那间石屋,那些星星,还有奶奶的温柔,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。

那年仲夏,夜晚的温度如同白天一般,我耐不住闷热,来到石屋外的空地上。奶奶的手臂成了我的靠山,我依偎在她的怀中,仰望着星空。她指着天上的北斗星,轻声讲述着神秘的传说。她的声音温柔低沉,是从远方飘来的轻风,带着一丝凉意。周围的蝉声似乎停了下来,寂寥中,只有我安稳的呼吸声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静止了,只有静默的石屋,我和奶奶,还有那满天闪烁的星星。

初秋的傍晚,天气依旧燥热难耐。我坐在石屋前的木椅上,一手拿着蒲扇,一手捧着西瓜,嘴角沾满了西瓜籽。吃饱喝足后,我望向门前的菜地,奶奶正佝偻着背,握着一把锄头在卖力地耕种着。她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单薄,汗水浸湿了她的衣裳,裤脚露出粗糙的小腿,夹杂着泥土。我跑过去,拉住她的手,让她休息一下。我们相伴坐在石屋旁的草垛上,奶奶用稻草为我编织玩具,我则为她轻轻扇着蒲扇。我望向她的额头,那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皱纹,那是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。

那年仲夏,夜晚的温度如同白天一般,我耐不住闷热,来到石屋外的空地上。奶奶的手臂成了我的靠山,我依偎在她的怀中,仰望着星空。她指着天上的北斗星,轻声讲述着神秘的传说。她的声音温柔低沉,是从远方飘来的轻风,带着一丝凉意。周围的蝉声似乎停了下来,寂寥中,只有我安稳的呼吸声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静止了,只有静默的石屋,我和奶奶,还有那满天闪烁的星星。

初秋的傍晚,天气依旧燥热难耐。我坐在石屋前的木椅上,一手拿着蒲扇,一手捧着西瓜,嘴角沾满了西瓜籽。吃饱喝足后,我望向门前的菜地,奶奶正佝偻着背,握着一把锄头在卖力地耕种着。她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单薄,汗水浸湿了她的衣裳,裤脚露出粗糙的小腿,夹杂着泥土。我跑过去,拉住她的手,让她休息一下。我们相伴坐在石屋旁的草垛上,奶奶用稻草为我编织玩具,我则为她轻轻扇着蒲扇。我望向她的额头,那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皱纹,那是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。

初秋的傍晚,天气依旧燥热难耐。我坐在石屋前的木椅上,一手拿着蒲扇,一手捧着西瓜,嘴角沾满了西瓜籽。吃饱喝足后,我望向门前的菜地,奶奶正佝偻着背,握着一把锄头在卖力地耕种着。她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单薄,汗水浸湿了她的衣裳,裤脚露出粗糙的小腿,夹杂着泥土。我跑过去,拉住她的手,让她休息一下。我们相伴坐在石屋旁的草垛上,奶奶用稻草为我编织玩具,我则为她轻轻扇着蒲扇。我望向她的额头,那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皱纹,那是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。

初秋的傍晚,天气依旧燥热难耐。我坐在石屋前的木椅上,一手拿着蒲扇,一手捧着西瓜,嘴角沾满了西瓜籽。吃饱喝足后,我望向门前的菜地,奶奶正佝偻着背,握着一把锄头在卖力地耕种着。她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单薄,汗水浸湿了她的衣裳,裤脚露出粗糙的小腿,夹杂着泥土。我跑过去,拉住她的手,让她休息一下。我们相伴坐在石屋旁的草垛上,奶奶用稻草为我编织玩具,我则为她轻轻扇着蒲扇。我望向她的额头,那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皱纹,那是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。

初秋的傍晚,天气依旧燥热难耐。我坐在石屋前的木椅上,一手拿着蒲扇,一手捧着西瓜,嘴角沾满了西瓜籽。吃饱喝足后,我望向门前的菜地,奶奶正佝偻着背,握着一把锄头在卖力地耕种着。她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单薄,汗水浸湿了她的衣裳,裤脚露出粗糙的小腿,夹杂着泥土。我跑过去,拉住她的手,让她休息一下。我们相伴坐在石屋旁的草垛上,奶奶用稻草为我编织玩具,我则为她轻轻扇着蒲扇。我望向她的额头,那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皱纹,那是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。

初秋的傍晚,天气依旧燥热难耐。我坐在石屋前的木椅上,一手拿着蒲扇,一手捧着西瓜,嘴角沾满了西瓜籽。吃饱喝足后,我望向门前的菜地,奶奶正佝偻着背,握着一把锄头在卖力地耕种着。她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单薄,汗水浸湿了她的衣裳,裤脚露出粗糙的小腿,夹杂着泥土。我跑过去,拉住她的手,让她休息一下。我们相伴坐在石屋旁的草垛上,奶奶用稻草为我编织玩具,我则为她轻轻扇着蒲扇。我望向她的额头,那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皱纹,那是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。

初秋的傍晚,天气依旧燥热难耐。我坐在石屋前的木椅上,一手拿着蒲扇,一手捧着西瓜,嘴角沾满了西瓜籽。吃饱喝足后,我望向门前的菜地,奶奶正佝偻着背,握着一把锄头在卖力地耕种着。她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单薄,汗水浸湿了她的衣裳,裤脚露出粗糙的小腿,夹杂着泥土。我跑过去,拉住她的手,让她休息一下。我们相伴坐在石屋旁的草垛上,奶奶用稻草为我编织玩具,我则为她轻轻扇着蒲扇。我望向她的额头,那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皱纹,